

目錄

一、前言	1
二、疾病與蒙古帝國的影響	2
三、疾病與歐洲的影響	5
四、瘟疫與現代人之影響	8
五、結論	9
參考資料:	9



一、前言

「瘟疫」這個名詞對大多數的人嚴然是陌生，若非不是這次的新冠肺炎的大爆發，相信大多數的人類對疾病的形成、四處肆虐所造成的恐慌與痛苦仍是一無所知。藉由這本書的作者從史學和流行病學的觀點，藉著觀察與推理道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變遷，甚而影響致未來世界的經濟、生活型態等全球供應鏈所衍生出來的結果與過往的經驗值是完全顛覆。

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不斷的開疆闢土迅速地破壞原始大自然的土壤，讓許多原本的疾病寄生伴隨著土地開發、動物及人類等的遷徙，導致病毒寄生進而擴大到各地，造成浩劫般了疾病在地球上的流行版圖，與本書描述的古典傳染病的爆發流行如出一轍。

在瘟疫中最有名的即是所謂的「黑死病」，黑死病是人類史上最為嚴重的疾病之一，一般認為一開始發生於亞洲，鼠疫及黑死病最早的中文紀載，追溯至西元 610 年，鼠疫在廣東省很普遍，但是在內陸省分則很罕見，依據這些資料似乎合理相信鼠疫是藉由海陸來

到中國。

中國的情形和地中海一樣，鼠疫爆發必須等到黑鼠和牠們身上的跳蚤事先散布好位置，老鼠才能花上少幾個世紀的時間適應當地生活，讓族群數目高到足以創造出能讓人類鼠疫大規模流行，中國在西元初期的疾病史和地中海很相似，全新且致命的傳染病，造成人口數驟然下降。和地中海地區相同，人口衰減造成了統治上的崩潰且倖存的紀錄既零碎又不可靠(註 1)

二、疾病與蒙古帝國的影響

黑死病開始於東方流行，由成吉思汗帶領的大軍建立蒙古帝國時期達到最高峰，勢力範圍囊括了全中國以及近乎全俄羅斯，另外含包括中亞、伊朗及伊拉克。一路向西出發征戰並引入大規模的傳染，而後此病開始在歐洲蔓延，一般認為主要成因是藉由鼠疫傳染，由於患者的皮膚會因為皮下出血而變黑，而黑色實際上也象徵憂鬱、哀傷與恐懼所以俗稱黑死病。

在成吉思汗的帶領下，蒙古大軍的鐵蹄終於開始朝向外界。蒙古的統一隨之而來的是三次西征，西征期間最遠曾打到了歐洲的黑海附近，其跨越的區域幅度之廣，堪稱封建戰爭之最。

另一說法則是蒙古人的大隊人馬長途跋涉，穿越地緣遼闊影響整個流行病學上的界線，同時當年發生戰爭時據傳蒙古人曾經把黑

死病患者的屍體放在拋石機上，拋進入城池裡，當時的人並不知道這怪病就是黑死病，等到城內的人相繼感染了瘟疫，人們相繼死去，開始在整個法卡城蔓延。這時在加法城內僥倖活著的義大利商人趕緊逃出了加法城，將這瘟疫帶回歐洲。歐洲的其它國家也相繼被瘟疫入侵這次的瘟疫，是人類史上最慘烈的一次瘟疫，奪走歐洲2500萬人口，占當時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比兩次世界大戰歐洲死亡人數占歐洲總人口的比率還要高。這是當初那些逃出城外的歐洲商人及蒙古鐵騎大軍也想不到的結果。

這次的慘重瘟疫帶給中國人死亡人口大幅降低，中國人口由蒙古入侵前的一億多人消滅到約剩一半的人口，研究者推測就算蒙古人的殘暴攻打方式也不可能在短期內讓人口降一半，這種慘重的衰減疾病應該是扮演了重大的角色；這種疾病讓蒙古在歐亞大陸的戰爭無往不利。多年之後，在那些大動亂後病菌可能藉由亞歐商人傳遍整個歐洲。因此，有人甚至將這戰爭稱之為人類戰爭史上第一次使用「細菌戰」。

其他有些記載，黑死病也可能來自草原深處，記載中揭露了當時蒙古人是如何藉由戰爭無往不利將病毒逐步傳播到歐洲。另外蒙古人的交通方式也是重大的影響之一，它們行經一個又一個的綠洲，一個又一個的村莊，除了舊有路線之外，他們當時以極快的速

度奔馳於大草原上，並且在當時絲綢之路暢通的條件下，人員、士兵、騎馬信差、貨物、動物等之間不管是商業活動或是軍事戰爭來往都很密切，全部在這遼闊的大草原上，它們創造出造成讓這種鼠疫病毒能夠快速傳播的原因之一。這些遍布中亞和東歐的商隊旅館為鼠疫桿菌在人煙稀少的地區傳播提供了關鍵鏈條。後來，推估黑死病可能出現在草原上的原因，從現代科學觀點及研究造成流行病的重大影響，表明大草原上野生竊齧齒動物和帶原者接觸而造成，如土撥鼠會傳播這種疾病。但為什麼蒙古人沒有被黑死病困擾？因為蒙古人長期生活在草原上，一方面他們有抗體，另一方面蒙古人熟悉會傳播病毒的土撥鼠。直到現在遊牧民族也這樣的傳說：有經驗的遊牧民知道什麼樣的土撥鼠有病，因此不會接觸患病的土撥鼠，避免得鼠疫。將黑死病帶往歐洲是蒙古大軍始料未及的，也並非是他們的目的地，也許這也是巧合之一。當然這樣的傳染蒙地區不等於是傳染了整個蒙古大草，因此，或許是該病毒在持續百年的其間橫越了歐亞大草原，這可能是多年後的研究發現當初的黑死病恰好是蒙古大軍戰爭時將黑死病帶入歐洲，讓歐洲整個病疫大流行後而影響歐洲所發生的情況，這種的裡轉移究竟如何何時發生，如何發生，並沒有辦法正確的描述或證明其途徑，只能用推敲的方式來證明可能發生的緣由，鼠疫可能在西元最初幾世紀，後來雲南發生

軍事叛變時途中感染上這種病，只因當時沒引起多大的注意，後來 1894 年，這種病傳到了廣州和香港爆發了鼠疫，引起當時的恐慌一個國際研究小組被派前往事發地點，發現了鼠疫的病原體：鼠疫桿菌。在隨後的十年間，鼠疫傳播到許多港口，這一系列的國際醫療任務特遣隊在香港、孟買、雪梨、舊金山等地區進行研究，終於確定了它的傳播途徑等大部分的細節。

根據輪船航運網路的崛起，正是把這種強大傳播力的病毒散播至全球各地的交通工具，由於鼠疫會在倖存者體內製造免疫力，因此再以這種船運為海上交通工具的年代，使得這種病毒得以用這種方式快速的傳播於不同的地區。即使偏離航線的船隻都可能將這種可怕的疾病帶往更遙遠的國家，甚至到達洲歐心臟的其他遙遠地區。

在二十世紀末傳染病的大流行，不再如同以往的傳染模式，藉由日異月新的地球村概念，透過便利的交通網脈，仍然是傳染病的蔓延繁衍擴散的主要途徑之一。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傳染病的轉移的速度及感染率也跟著增加及加速甚而是倍增。

三、疾病與歐洲的影響

衝擊最嚴重的歐洲來到高峰期，當年因為蒙古鐵騎大軍將鼠疫

疾病透過屍體投城的方式，引發歐洲大量的死亡潮，甚而影響到後來歐洲的發展。衝擊最初發爭疫情嚴重，死亡率之高甚至有些村莊居民有如滅村般的全軍覆沒，另外(例如米蘭)，卻似乎完全逃過劫難。最初的浩劫引發的死亡率，估計約當時人口的三分之一。

歐洲中世紀是一個黑暗、愚昧而災禍叢生的年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尤其是在歐洲中世紀後期最為明顯且正確。自公元 11 世紀以來，隨著基督教在歐洲統治地位的鞏固，整個歐洲都陷入戰爭和分裂之中。在此期間，羅馬教皇的勢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個時期正是憑著宗教的強大力量，羅馬教皇竟能對歐洲各國王侯隨意的發號施令，令他們對羅馬教皇俯首稱臣。而在愚昧的宗教勢力壓制下，歐洲的科學文化等事業也發生了嚴重的倒退。這種科學文化上的落後，常會使他們面對大自然威力時，無知的一味相信教會的力量，最早激起的反應，居然是極端的苦修團體，相信為了要平息上帝的憤怒，彼此相互攻擊，甚至深信瘟疫是猶太人散播的，同時攻擊猶太人，這些苦修者鄙視所有教會及政府當局，他們甚而舉行近乎屠殺式的儀典。這種極端的攻擊行動，迫使加快了歐洲疫情的蔓延，讓猶太民族中心的東移，這類歷史上的暴力插曲，證明了鼠疫對歐洲人的衝擊有多大，這場浩劫讓整個歐洲失去了約 2500 萬人口。鼠疫不只是讓人口失去且造成對國家經濟的危機，通常得病

的幾乎式底層的農民占了絕大多數，歐洲在這短期之內失去了多數的勞動力者，支撐著歐洲傳統的經濟架構的崩盤且巨大的衝擊，鼠疫也摧毀農奴制度。這時的國家需要的經濟重心從農業傳移成貿易，令到更多農民的居住方式發生變化，進而轉而到大都市發展，加速了城市的發展，繼而創造了文藝復興的舞台。

這場災難也使人們開始懷疑自己的信仰，畢竟上帝對人間的苦難無動於衷。而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貴族或平民、神職人員，都無法逃脫黑死病的侵害。教會在人們心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同時這也與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精神相一致。在死亡的恐怖重壓之下，人對於生命、美好事物的感知更加深刻，這時也反映對社會的不滿所激發出黑暗觀點，這時的繪畫作品「死亡」變成藝術常見的主題，還有其他與死亡、恐怖有關的主題，也都進入歐洲的藝術典藏之中，激發了對自我以及精神層次的需求的追求開始凸顯，人們開始瘋狂地享受生活，而不再遵循教會的清規戒律壓抑慾望。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人口大量銳減後，城市糧食價格大跌，奢侈品價格卻大大增加。享樂主義與其他異教哲學，也是這個時期因應而生的產物，除此之外，如此大規模的疾病令到人民開始質疑教皇和聖經中的內容。人們開始重視自己在塵世間的生活而不是死後在天國的生活，有錢人開始願意把錢用在教會外的事物例如

藝術品上，這間接鼓勵了文藝復興的發生。

四、瘟疫與現代人之影響

人類與動物間共通傳染病已經引起密切關注，它們通常是過去未被發現的疾病，或是毒性在演化過程中增強，主要傳染的原因為人與野生物種的接觸。但是現代的病疫卻已經打破舊有的框架，當病毒不再是透過大自然的方式傳播，而是以生物戰研究方式，將會釀成全球大災難。最新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簡稱（COVID-19）引發的全球大流行疫情，最初發現於中國武漢，當年認為只是一種類感冒症狀的病毒，隨後在迅速擴散至全球多國，逐漸變成一場全球性大災難，當這場災難由最初的人類的身體衝擊，病毒的傳播力進而至無法控制，使得確診人數不斷往上攀爬，進而為了預防病毒的擴大，停止所有商業活動，進而影響經濟結構，使得後疫情時代的來臨，這場疫情帶來的衝擊，讓各國不止停止學校、商業活動，連動影響的是龐大的生活型態的改變，甚而改變了國際之間的國際貿易及資金的流動，像過去中國賴以生存的代工國，因為這場浩劫，使得各國對中國的投資讓國際改變分散風險，不會隨著疫情減緩或結束而緩和，也不僅僅是如許多人所預測的，同時將改變跨國企業的全球佈局，例如因為分散風險而將製造基地由中國向東

南亞或其他國家擴散，而且無論疫情結束後結果，生產基地將會由中國移到其他國家，瘟疫過後，我們將面對一個全然不同的後全球化世界。

五、結論

科技和知識，雖然治癒了疾病但同時也可以將毒能透過「人為操縱」的方式被改造為新興的病毒，進而成為武器。雖然國際之間已有書面約定簽署不會使用生化武器，但是當國與國之間爭奪強國優勢時，最終目的是要造成對方大量死亡，使其失去戰鬥力或造成並以前所未見的方式被施放出來。作為衝突模式與生物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是生物戰，而致勝的核心武器將是生物武器。

參考資料：

註 1: 參考瘟疫與人